



八月草木深

作家走笔

水兵

风筝,会堆漂亮的雪罗汉,还会组合小玩具。就连青春的萧红新穿的衣服、头发上佩戴的花饰也去征求他的意见,还娇嗔地问先生:好不好看。可见,像匕首投枪一样锋利的鲁迅先生,在生活中,也是个很有趣的人。

如果你是个有趣的人,连草木和秋声都是有趣的。

看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描写的牵牛花,让人想起画来,光影、线条、色彩、气息,一个人往深里爱一些事物,就会用极感官,用最贴切的文字把它描摹再生下来。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写的《昆虫记》,把居住在草地里的蟋蟀,写得惬意、有趣,写它们细致、勤劳、歌唱,甚至要亲自挖掘洞穴制造自己的每一个房间。有趣吧!

还有秋声,这更是了不得!

秋声是秋天大自然的歌唱。它从天空、大地、树梢和树根,从墙和花木下的草丛或落叶的缝隙里钻出来。比如蝉,比如蟋蟀。蝉是秋声里最高亢的歌手,只是到了未途,有些凄凉,沉寂。而蟋蟀是最活跃最动听的音符,和蝉相比,它的声音又瘦又凉,却不骨感,不坚硬,不聒耳朵。然后又有雨声,再下来,就是落叶声,落果声,脚踩着铺满街道的叶片,乐观的人觉得成熟丰满,悲观的人觉得有些凉意和凄惨的声音。

秋天,更是视觉和耳朵的盛宴。

作为一个常年流连于花木丛中的我,很容易注入对草木的深情。那是怎样一种让人着迷的朋友啊,你爱它,它就爱你。一早忘了浇水,中午它就萎焉焉的,几壶水下来,还没转过身,前面的就支棱起来,仿佛被检阅的仪仗队,精神抖擞。春天开花时,它们用硕大的花朵芬芳诱惑你,让你踮起脚尖或俯下面庞

去嗅它,亲吻它,公主一般。真的,就是在这样的秋天八月,在丛生的野草茅蒿中,我对那或清淡或凛冽的植物气息,也是沉醉到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地步。这是没有心机的世界,高自在高处,低自在低处,也不故作高深,也不向热闹处驻足或俯首,那种明净、温和、内敛不显的风骨,时常让我觉得,来此世间,看看,已经知足。

八月草木深,人间心事浓。这一如我们人过半百,只顾了前头的利益得失,虚荣面子,欲望诱惑,而恰恰忽略了我们自己。多“高”并行,心脏先衰,大脑栓塞,胃肝负重,颈腰劳损,一检查,遍体鳞伤,憔悴不已,哀叹不已。实际上,冷暖自知,人需要自己搀扶一下自己,需要和自己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何必勉强,一株草一朵花一棵树都是我们。笑着风云起,卧听风雨声,和自己说说没关系。这世间,难得糊涂,有多少东西是不需要探究的,探究了也没什么意义。如果人精明得严丝合缝,铜墙铁壁,岂不成了一个密不透风,没有性灵、没有趣味、没有可爱的物件,那可怎么活?要喜欢人烟,温度,健康,活力,这不仅需要友善,还需要草木之心。

海子说: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什么也不想,只想你。这,多好!

我的一个诗友说:这个秋天,我采购阳光,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取暖;我要学会用草木煮好一日三餐,以莲籽作饼,菊花作茶,痛饮月光,并祝愿亲人安康,万物自由生长。这,又多好!

八月草木深,我的亲人们啊,请珍惜健康,珍惜粮食和清白,像珍惜一棵喜欢的萝卜白菜一样打理好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也很脆弱。152



牵手情深 周聪 摄

诗歌

外婆的红枣树

彭三县

今夜无雨,但风吹得紧
吹外婆腿疼到我的梦里
牙疼到我的唇边,她说

娃呀你再去看看我的时候
不买贵药止痛粉就有效
还有院前,那棵枣树
今年,结的果子也少了

她说着把一篮子的红枣
放在我床头
挑一颗大的放进我嘴里
我攥着她的手,不松开

刹那,愧疚吗咽
淹我九州十八县
我怎能放弃根系
泪水已喊醒大地
如喊醒你的名字
照亮我诗的源泉

梦醒了,我不睁眼睛
想接着,一直梦下去
梦到我把枣树复活
梦到外婆给我压岁钱

在雨中穿越大地

王长敏

天空向大地敞开窗户,
雨点到处散步,
山脉,河流,
大地,草木,闪烁着白光,
向我露出陌生的面孔。

没有任何先前的经验,
我在雨中穿行大地,
玫瑰呼吐芬芳的气息,
无论是草木或是荆棘,
都无畏无惧。

在大地开合的眼眸里,
我找到太阳运行的轨迹,
通向我心中的云层,
让我感知到时运托起的山巅。
我陷入沉思,难忍的痛苦
已化成烟云,
当黑夜来临的时候,
我用意志去照亮那山头。

午夜时分

马东伟

午夜的大地
万籁俱寂
一切都
沉沉睡去

午夜的城市
喧嚣了无痕迹
仿佛恍惚的律师
突然失语

夜夜的街灯
像情人的眼睛
柔媚诡异里
藏着
万种风情

午夜里的人
若还有孩童的心情
探索星空
定会看到
内心里的
那盏灯

金秋,我朝田野走去

李怀明

金秋,我朝田野走去
金黄取代了嫩绿
以各种姿态
传递着成熟的信息
秋风渲染着
庄稼们沁人的音符
芳香扑鼻,我已无法抗拒

我看到芝麻和大豆们交头接耳
就连玉米亦显得神秘兮兮
这个季节的故事
令庄稼们兴奋不已

一些老农抚摸着庄稼
和它们窃窃私语
看他们脸上灿烂的笑容
可能是听懂了庄稼们的言语
那就让他们交谈吧
我继续向
田野深处走去 152

去医院看望一位要做手术的朋友,坐在临窗的病床前,谈着健康和生话,有落叶打着玻璃窗而下。又是秋天了,八月草木深,人间又添了岁月。我呢,又添了一岁。

想想时日,最是窗外风景新。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阳台浇花弄草。媳妇说:看你浇花的好,胜过了对我和孩子,还有你自己。我说:花草不是人嘛,没胳膊没腿的,想吃想喝又不会自己拿,你不好好养它,就得死。你那么爱花草,就得爱自己,整天喝酒熬夜,口无遮拦,你的健康和命没了,这些花草没有了主人,不都得死。媳妇又说:是啊,在我们健康,能看能表达的时候,也许意识不到这是一种幸运。

刚才,在一楼等电梯,一个头发全白的老人走过来,说她忘了戴眼镜,让我帮她读一读她体检报告单上的每一条数据。我浏览了一遍,看各项指标都没有医生提醒的“异常”,数据也都在正常范围内,就说:阿姨,您的身体很好,没事的。”可老人还是固执地让我读一



往事如烟

孙珂

收公粮

那时,每年的5月底6月初,我们单位就开始做收公粮的准备工作:开全体会,领导安排各项工作任务;腾仓,准备足够的库容;打扫仓库内外的卫生;准备木锨、扫帚等;迎接上级质检部门校磅。

大约6月10日左右,正式开磅收公粮。收购站辖区的十来个村,由村干部带队,按照排好的日期交粮。为了趁凉快,大家往往都是头天晚上就把麦子一袋袋装好,第二天早上起五更装车,匆匆吃些饭,就出发了。有开手扶拖拉机或农用车的,也有用架子车的,有的车上还坐着几个孩子。对孩子们来说,跟着大人们一起去交公粮,就像赶年集一样兴奋,热和累,以及路途的颠簸困顿,都毫不在乎。而大人们,有的戴着草帽,有的肩膀上搭着毛巾,或者为擦汗方便,干脆就把毛巾缠在了手腕上。

早上7点,我们工作人员刚到岗,交公粮的车就已经把院子围得水泄不通了。来得晚的只好排在大门外,车队一直延至公路上,常常造成交通堵塞。但怕平时再铁石心肠的人,看着烈日下汗流浃背交公粮的人,都会心生怜悯和宽容,很少埋怨。

粮店院内更是人声鼎沸,比赶庙会的场面有过之而无不及。粮店门口搭着帐篷,摆放着桌子板凳,由专人负责免费供应茶水、霍香正气水。那些骑着自行车带着白色保温箱卖冰棍的,生意极好;粮店门口的饭店,也都供不应求。

为了节省时间,几个仓库同时收。每个仓库前都支起一两台磅,每台磅前都围满了人。磅旁边撑着太阳伞,人多时,能把伞挤坏。工作人员和交公粮的人们一样,戴着草帽抵抗着烈日的暴晒,但体谅交粮人的辛苦,也都毫无怨言。尽管管级的、过磅的、开票的都在认真各负其责,但仍免不了发生争吵。交粮人会为小麦的级别定得低了,磅抬得高了,皮除得重了,票开得慢了,和职工们发生矛盾。每当此时,你一言我一语的理论常常引来围观,院子里便越发热闹……

如今,交公粮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每当路过当年工作过的地方,隔着紧闭的大铁门,看着一座座闲置的仓库,往日收公粮时的景象就又浮现在脑海…… 152

菜园,在时光里老去

挚爱亲情

黎孝民

母亲的那块菜园,她已经种了好几十年。每次去看望她,我都会去菜园里转转,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

一个月没回家了,刚进家门,就看见母亲边喂鸡边不停地向屋外张望。见我们回来,母亲很高兴,边忙边和我聊家常。母亲说,今年雨水多,她菜园里种的黄瓜吃不完,要我带些回去。想起很久没去菜园了,我连忙起身,在门口找了一个大竹篮,向园子走去。

母亲的菜园就在屋旁,是一块不足二分地的方形菜地,周围全是用竹条和树枝编织的一人多高的篱笆,用细藤扎成,非常牢实。菜地中间是一条幽径,分成左右两边,共四块,如格子状分布,分别栽种着辣椒、茄子、绿豆、西红柿。园门处,是两小块大蒜和韭菜;园子边,成片的黄瓜藤、豆角藤、南瓜藤爬满篱笆,繁茂的菜叶遮住了篱笆的原貌,像一道道披满绿色衣裳的高墙。玉米正在抽穗,西红柿的枝条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整个园子如一片翠碧的荷塘,点缀着些许淡黄色的南瓜花、金黄色的黄瓜花、紫色的茄子花和豆角花,还有些不知名的野花。看着篱笆上挂着的一条条青皮黄瓜,我手忙脚乱地采摘起来。

这时,母亲也来到菜园,给我送来一双袖套,要我戴上。我嫌麻烦,不肯戴。母亲说,枝枝叶叶刺人扎手,不戴袖套,手背皮肤会过敏。这时,妻儿也跟在母亲后面进来了,同母亲一起把我摘下的黄瓜往竹篮里放,不一会儿工夫,就装满了。母亲说,她种的这些菜既没打农药也没施化肥,以前还挑着种的菜到农贸市场去卖,可现在老了,腿脚不方便,挑不动了。

听母亲说着,我的心也慢慢沉下来。是啊,母亲今年都八十一岁了,这块地里的蔬菜可都是她一朝一夕精耕细作的成果。所有的浇水施肥工序,都是母亲用小桶一桶一桶运到菜地里去的;播种、松土、开沟、除草,都是她亲自动手,把菜畦整得很平很细,没有一根杂草。今天摘的每一条黄瓜,都凝聚了母亲辛勤的汗水。

一阵清风袭来,园内的绿叶翻卷起伏,温暖的阳光照着母亲满脸的皱纹和弯曲的身材。我走到母亲身边,轻轻对她说:您

劳碌了一辈子,现在日子过好了,不愁吃穿,就不用这么辛苦种菜了,好好享几天清福吧。”可母亲没有回答我,反倒像个孩子一样笑了,笑得那么开心。也许,母亲种的并不是菜,而是这满园的快乐。

走出菜园,母亲小声告诉我,她的菜园种了多久了,这里正在规划建设一条大路。我听后沉默无语,从母亲凝重的神色中,读懂了她内心的失落。若干年后,也许我再也看不到母亲这块美丽的菜园了,就像母亲的老去,无法阻挡。152



田园风光 曾碧娟 摄

伊如幽兰异众芳

文艺评论

王皓

李华,钟情散文多年。她的散文集《珍珠雨》样稿,受到作家出版社的青睐;出版发行后,又很快登上近6000位读者的书桌。

李华就职于河南天冠集团,任酒业技术总管,系高级工程师,国家级评酒师,高级调酒师“酒杯人生”四十年,释放情长,凝聚辉煌,荣获“河南省评酒女状元”等多项桂冠。

她多年来工作之余与酒女情,在散文

世界里,激扬文字,才情尽显。二月河、周同宾、马新朝、李克定、柳玉柱等多位名家挥笔赞赏其作品集,赞其见真,见爱,见善,见美,篇篇如“杯杯佳酿”,醉了心田,回味无穷。

本人品读李华的《珍珠雨》,见其曲笔隽永,率真清新,也曾赋诗抒怀“情真意切酿香醇”:

梦寐以求几多春,钟爱拳拳著华文。
玉液滋润彩笔绘,质朴为基醇味纯。

慧心灵秀悟性奇,率真清新厚底蕴。
仿佛晶莹珍珠雨,珠珠芬芳沁心神。

近日,重读《珍珠雨》,忆起李华秀外慧中、才华过人,却还质朴无华、低调做人的品格,又忍不住于夜振衣,填词《画堂春·为李华画像》:

桃李年华名已扬,天资慧性众赏。
倾情帝乡酿醇浆,华夏誉彰。
如幽兰异众芳,不求闻达溢香。
妙笔挥洒“珍珠雨”,醉众心房。 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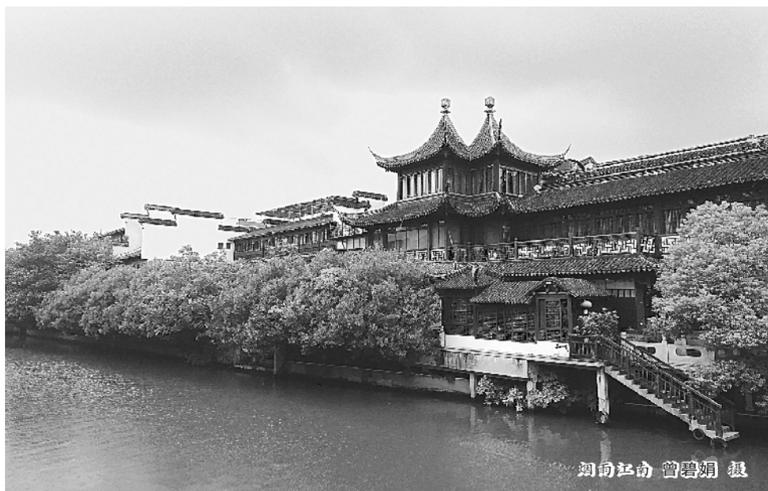
烟火人间

时兆娟

有味地将鱼打了牙祭。

后来,天上降下的雨水逐年减少,沟里的积水也越来越少。逮鱼的少年也都一年年地长大了,长成了父亲母亲甚至爷爷奶奶。他们在空调“嗡嗡”作响的精装修房里,给自己的儿

孙们讲着分鱼的故事,讲着“千年草籽,万年鱼子”的民谣。孩子睁大新奇的眼,好奇地问:什么时候,会再下一场场能遇见扁壳郎和老水牛的大雨,下得沟满河平,那些挂在草上的鱼子,真的还能孵化成针尖样的小鱼吗? 152



烟雨江南 曾碧娟 摄